

成德法師：我們今天首先請黃同學來給大家做分享，有請。

黃同學：阿彌陀佛，諸位師長、老師、學長們上午吉祥，這裡是學生。很慚愧，因為從四月份成立「人能弘道」群組以來，這也是學生第一次上來分享，之前這兩個月都是處在潛水的狀態，就是傾聽還有學習大家的心得，自己也沒有很積極的去參與，就感到很抱歉，沒什麼貢獻。但是很感恩成德法師慈悲不棄，每一次都很溫和也很包容，就說忙就算了，不要有壓力。學生每一次聽聞法師這樣的一種寬慰就覺得更加慚愧，因為就會覺得其實法師的工作他會兼顧很多方面，也是非常忙碌的，但是法師每週的週日上午都能抽出來這段時間成立這個群組，等於說是為我們這幾個即將畢業，還有已經畢業的學生在開課指導交流。所以能夠體會到法師這一分愛護和栽培後學，以及希望聖賢教育的事業後繼的人才，能夠比較平穩的而且快快的成長。就是會體會到法師這一分師者之心，就是這一分熱心。但是看到學生沒有能積極參與的時候，法師就又那麼的隨和和耐心的等待，從來不提要求，所以心裡頭就是很感動，因為法師雖然很重視這樣一個教和學的因緣，但是對待我們卻很耐心、很包容。

學生能夠反省到的，就是說能夠跟老師、師長們、學長們匯報的，就是這幾個月以來，在工作當中學習和反省到的一個心路歷程。可能也比較瑣碎，不當之處還請大家批評指正。

記得是在今年二月份剛回來的時候，我們在閉關隔離。那個時候學生的心態，都還是執著在我要如何如何的來深入經藏，我要為後面的學習繼續打基礎，不能因為工作、眼前的這些事務而影響了

學習的進程。所以當時的計畫、算盤都會打得很好，但是也從來沒有實現過。後來內心就陷入到矛盾當中了，因為確實一方面覺得工作很重要，不是為自己，是為了學院、為了這個因緣，為了更好的去呈現，也是為了師父上人的願望。所以自己也就很珍惜、很認真的來對待每一份、每一項的工作。但是在另外一方面，實際情況上也是，就是完成工作以後，自己的時間、精力、體力都不夠了，不夠去完成、去堅持學習的計畫。所以等時間一長，心裡面總是愧對自己，總是覺得沒做好、沒完成，心裡就很有壓力。壓力積攢多了以後，慢慢的就轉變成了一種得失心，還有一種抱怨的心態。

所以整個三月份其實學生的心態都很不好、很難過。那個時候就想這樣是不對的，所以就會想說我應該找什麼樣的方法來調整，能夠達到一個中道，又能工作、又能學習，最起碼也讓自己歡喜起來。但是就一直沒調整好，沒有想到，後面的兩個月，在工作當中發生了一些事情，一些跟院長的應對，就很深的觸動到學生的心。然後再藉由這些事情進行反省的時候，就找到了自己的錯誤，就在這兩個月當中心態和思路都不斷的在轉變，就轉過來了，就是能夠感受到在工作中學習的收穫，還有對於這種提升的方式就很喜歡了。

學生今天想跟大家匯報和分享的大概是三件事情，都很小，但是對自己的觸動卻是一個點，好像就是在那個點上才會有了反省，才會有了後面的轉變。第一件事情就是，給它取個名字的話，就是「我見，障蔽智慧的警醒」。就是在三月下旬的時候，我們剛開始回到各自的宿舍或者家裡辦公，但那個時候學生還兼顧著為院長去取送物品這樣一項工作。有一次週五把食材給院長送過去以後，院長就交給學生一個袋子說，把這個東西拿給王學長，我說好。回到學校以後，路上正好就遇到了王學長，他正要去取食材，就跟他說

明了。他當時也確實不方便拿，就說：姐姐，是什麼？我們打開來一看，原來是一個香薰噴霧的瓶子，一個藍色的玻璃瓶。

其實那個時候我們都沒有去確認這瓶子裡面，只是看到了一個瓶子的概況，然後沒有去看裡面有沒有東西，當下就是很想當然的認為用完了。因為當時霍學長是負責香薰噴霧的製作還有續加，學生就跟王學長說，你要不然先去領食材吧，我幫你把它拿給霍學長。王學長也很高興，他說好呀。

回來以後學生其實沒有馬上的去給到霍學長，一方面考慮他們也要去領食材了，第二個方面就是說週五的工作一般都要籌備共學課，都很緊張，所以先忙工作。等到第二天才跟霍學長約，說明這件事情，說要什麼時候拿給她，約好第二天傍晚再給她，但是就沒有給院長回饋。

可是第二天中午的時候，院長就發信息詢問說東西在哪裡？好像王學長沒有收到。學生就解釋說，是霍學長負責香薰噴霧與製作，還有再續等等的，已經跟霍學長約好了什麼時間給她。院長就回覆說，好的，謝謝，沒有多說。等到傍晚的時候，學生去給霍學長，先請霍妹妹去把這個拍了照片，然後跟院長回覆說已經收到瓶子了。然後我們因為很久不見，所以就簡單的聊了幾句。沒想到在這個時候，就收到院長的回覆，回覆霍學長說把瓶子給王學長。當下我們倆都傻了，霍學長問我說：「姐姐怎麼回事？」我那一瞬間，因為也怔住了，搞不清楚，就覺得是很小的事情，而且也覺得很委屈，就是好像在這件事上我沒有做錯什麼，為什麼要這樣繞來繞去？然後院長也不說明原因。當下就覺得確實挺委屈的，就覺得好像也沒有面子，覺得我如果想錯了、做錯了，您可以教訓我，然後教導我，都可以接受、可以改。

但是後來我們把瓶子拿出來仔細一查看的時候才恍然大悟，原

來這個瓶子裡面幾乎都是滿的，就是說香薰噴霧根本就沒有用，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添加，那也就是說要交給王學長，因為王學長負責物資的管理，是他要入庫的。所以當下學生明白了之後，就是一種很慚愧的心，也是為了將功補過，也就把這個瓶子再送還給王學長，而且跟他說明中間的緣由。

雖然這是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，但是通過這一件事對學生的觸動是非常大的。因為一方面是起了情緒，覺得自己委屈，就是平時工作也都盡心盡力，每個環節可能也會去想，但是為什麼這麼不起眼的這個事，順手就能做好的小事就沒有做好？到底這個問題關鍵出在哪裡？因為當時起的那一分委屈和向外的埋怨是不對的，自己很清楚。事後在反省的時候，就覺得沒有確認瓶子裡面有沒有噴霧。但是這個也只是一個表面的原因，而真正的原因是什麼？我覺得是我時時都住在了我見當中，就是住在了自己的主觀意念、意識當中。就是面對一件事情的時候，面對一個境緣的時候，首先起來的可能不是說我先冷靜下來去觀察，把客觀的情況先觀察清楚，涉及到的人、事是怎麼樣的，先了解，而是起來以後就是自己的判斷，我想如何如何。就是因為聽任了這個我想，所以就會覺得我連這麼小的一個事實情況都觀照不到，連院長這麼小的一個心意都體會不到。那就是這種住著著我見，當下就意識到，就是因為我就住在我想如何的時候這個念頭，就堵住了後面我去，就是把智慧給障蔽住了，所以就不能夠去覺察到真正的事實情況。連我平時的一個這麼小的事情，工作當中的事情都覺察不了，那麼談何有更好的定力和智慧去覺察到真正的事實真相。

然後也進一步的在反省，自己其實向來都是我執、我見比較重，因為在生活當中、工作當中，跟他人處事，不善於去體察他人的情況和習慣，也不善於去尊重承事和恆順。在這個過程當中，就會

出現很多的問題，以我的好心總是去做一些，可能會強加到人家身上，讓人家為難的事情。比方說以自己的好心去看到，有些老師或者教授他沒有時間做飯，沒有怎麼樣，我就好心幫人家做了，其實就是會給人家帶來壓力。就是這種，我為什麼會這樣？就是很深刻的去反省自己，當下一方面就覺得特別的難過，因為就是因為這一點住著我見，我才障蔽智慧，才做了很多給自己、給他人帶來不落好這樣的一個後果。當下就體會到《金剛經》裡面的一句話，就是「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闇，則無所見」，確實是因為只見到了自己的念頭，就不見事實真相了。

難過了之後，後來也就順便把這句話念完，就是覺得後面的話給了自己力量和方向，就是「若菩薩心不住於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見種種色。」我就會去想，因為《金剛經》的境界是很深的，不住我相，就包含了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就是時間的這些事相。完全不住著相我也做不到，但是我應該從哪裡做？學生就想到，我要從每一時、每一刻都要很謹慎的、警惕的去觀察內心起的念頭，從不輕易的去隨順自己的念頭開始做起。就是像《論語》當中孔老夫子講的，子絕四第一個就是「毋意」，就是不憑任自己的主觀意念去做事情。

這一點學生的收穫就很大，然後在生活裡面，從那一件事情開始，我就開始調整自己，就是一旦有什麼想法的時候，先忍住，先看一看，先去詢問請教身邊的老師，或者是有的時候工作上就是先請教院長您是怎麼想的，我如果這樣想的話行不行？

這件事情之後，學生也有跟院長去說明還有道歉。院長也說，妳就是腦子太活了，要是老實的，就是告訴妳給王學長妳就給王學長就行了。不過妳也是出於關懷的心，所以才會這樣，也能理解。其實院長他是很輕的一句話就帶過去了，但是通過這句話我也印證

到自己的這個缺點、缺陷、這個毛病，然後也給自己信心，就是覺得我終於找到了，是這裡不對。也從這裡、這件事情學習到法師的這種包容，就是說他從來不會輕易的，也不會很直接的去指出別人的錯誤，儘管可能很容易。譬如說，學生是院長的學生、下屬，就是指出來錯誤是很理所應當的一件事情，但是也沒有這樣去做，總是很寬容的給我們一個空間，讓我們自己去覺醒、覺悟，自己到底錯在哪裡了。反而就是這種方式，會讓當事人，也就是會讓學生的收穫和感悟更深。這件事情也學習到法師的這種做事做人的方法。

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共學課選稿的事件上，因為院辦是負責共學課的組織還有籌備工作具體的這些事務，學生就協助院長來選擇事例，還有心得分享的稿子。選稿一共有兩個原則，第一個就是所選的案例，是要能夠配合課程宣導內容的，來起到輔助作用，要理事結合，最好能夠幫助大家體會得更加深刻。所以每一次要選案例的話，都是要照顧到正反案例，讓大家從中能夠體悟。而且還要那些案例也不能是泛泛的，所以就要很典型，比較典型是最好。然後也比較具體，讓大家聽了之後，要有啟發的意義，而且對當場課程所宣導的內容更能夠去深入的領會。所以案例的選擇也算比較挑戰的一項工作。

第二個兼顧的，就是要兼顧公平的原則。因為發言人員的次數，包括他所來自的部門，還有班級要分配均衡，不能夠失衡，因為失衡、不公平的話，也會讓我們的同學們或者是員工感受到不平或者心裡受傷害。所以院長就囑咐我說，要製作一個案例登記表、一個發言統計表。當時記得在五月上旬，大概十一號，那一次共學課分享的時候，之前分享稿學生全部都學習以後，就跟院長匯報具體的情況。還有當時就選定了兩名。其實選擇的話就是六名發言的家人，其中兩名都是兩屆的碩士班的同學學長，每班一名。四名都是

兩屆本科班的學長，但是全部都是二年級的，因為他們的案例一方面都很精彩，二個方面也確實能夠對內容起到一個很好的啟發和引申的效果，對大家受益而言會更大。所以學生就看中了這點，就是執著在這個點上。

但是院長聽了之後，他就非常的堅定，讓學生去掉替換其中兩名本科同學，要改換成兩名本一學長的。但是從案例上來看，一直遞交的一個情況，就是本一學長們都普遍是比較薄弱的，事例都不太明顯，然後也寥寥幾句，也比較難去發掘出來什麼。所以我當時想，這個海選壓力好大，然後時間又很緊張，就覺得特別的一個點就是會影響課程效果，所以當下就是有點不肯接受。院長就說，就提出來第三個原則，共學課上要體現出來三根普被的原則，就是上中下三根都要去選擇，不只是去度那些上根的、學習很好的，然後大家很有心得、很有事例的這些，中下根機的都要去照顧到他們，都要去幫助他們。尤其是那些寫得比較差的、不太用心的，更要去選，為什麼？因為你總是選很精彩的案例，處處都會呈現出來很精彩，那大家就會覺得，寫得差的、中下根性的，他就覺得我自己不如人，就會比較自卑，就會不願意努力，也愈來愈沒有參與感；另一方面就是說，既然都已經這麼好了，所以我寫不好也沒有關係，我只要去學習別人的就行了。所以這種情況下，這種是不行的。

學生因為總是迷在自己的一個點上，就是精彩的案例要配合教學，這樣才能起到效果。所以當下就會討價，就說我能不能下一次，我們下一次再開始按照這個，把三根普被的原則加進來，再這樣做，下一次的時候提前跟這些學長來溝通，提前讓人家有個準備。但是院長就很堅定說不行，因為這樣不公平太明顯了，就是二年級的四名，一年級的都沒有。學生就還是擺困難說，那我只能試試看，我找一二位本一的學長，讓他們詢問看能不能重新寫，因為就一

二天的時間，人家願不願意？自己就會預設立場，就覺得很困難、很難。然後我也要跟對方、跟學長去溝通，啟發他去想案例，一起再探討，就會很花時間，再加上籌備的時間就很緊張，壓力就變大了。但是擺了這麼多困難之後，院長還是很堅定，就是不能試試看，要一定。

正是因為這麼堅定的一種態度，還有就是堅守原則，就讓學生為之一振，就是放下電話之後，因為還是沒轉過來思想，很悶悶不樂，自己就到小花園裡邊走邊反省。當自己把執著點，就是執著精彩案例、課堂效果這些心念統統都放下的時候，去體會、體悟院長說的共學課也要三根普被的一種心，想到院長為什麼要這麼說，道理在哪裡，他的心態是在哪裡？一下子就體會到院長的那種慈悲和智慧，就非常的感動，然後再一對比自己的心態和思惟，才發現我自己到底錯在哪裡了。錯在了首先，我自己迷於追求事相上的美好，注重效果、注重結果上的一種優秀。一直以來都是，不僅僅是這一件事情，其實很多事情上我所關注的點，其實都是在於一種表象，表象上呈現出來的好。但是那種好是真的好嗎？不是的，真的不是的。所以就看到這裡，自己雖然學習經教、聽經聞法也是比較長的時間了，但是沒有把智慧學到，沒有領會到自己心裡，而所受的影響也還是，就是我們從小到大在這種功利主義的教育之下，注重的都是最後的一個結果成績。我做一件事情，我就要把它做好，呈現出來是什麼樣子我很在意，然後那個結果如何如何，看到那個效果一定要如何如何，好像這樣是對的，可是真的是沒有智慧。因為為什麼？通過這件事情學生反省到，我真的是忽略到了實質上的一種善行和一種真正的公平。

因為院長他的慈悲和智慧，就是說他能考慮到三根普被，他能夠去照顧到這些弱勢的家人、弱勢的群體，就會讓學生體會到，我



可以堅持真正的一種善行是什麼？如果我把追求一個共學課達到的效果，共學課呈現出來的樣子，大家的受益如何如何等，把這些統統都放下的話，就會能夠看得更清楚，共學課其實是一個過程，是大家共同參與的一個過程，我們可以通過這樣的一個過程，更去關懷到那些不善於發言的家人，比較弱勢的一些家人。通過共學課，通過選稿，他不行的話我們去鼓勵他，然後哪裡薄弱的话，我們去提醒他、去陪伴他，跟他一起來成長、一起來進步。這樣的話，就是因為他已經不是很合群了，那我們就要更好的去幫助他來合群，加入這個群體，而且很開心、很快樂的成長，這樣才是家文化、才是一家人，然後這樣也才是真正的一種善行。

所以當自己放下了我自己的執著點以後，放下了這種功利主義影響出來的一種心態以後，我才看到了這一點，什麼才是真正的善行，還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平。真正意義上的公平不是我之前所想的那種，不是在每一天，而是我把它這個公平放在一個很長的時間，譬如說十次課程當中，每個人差不多都有幾次發言的機會這樣。其實不是，我理解的還是一種表象。什麼是真正意義的公平？真正意義的公平就是每個人都有佛性，每一個人都有機會，就是會覺得自己沒有去尊重到每一個人，沒有去照顧到那些真正需要照顧的人他的一種需求。所以真正的平等和公平真的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，不是看你好與不好，你好的才能有更好的發展，你不好的好像就沒有這個機會了，不是這樣的。

所以通過這一件事情，對三根普被，我一開始院長說這句話的時候，我確實是沒有放在心上，因為覺得我們這裡又不是淨土法門，我們這裡只是辦一次共學課。可是從這裡就體會到，院長的這種心態和思惟跟學生自己的心態和思惟一對比，才會發現到我自己的一個失誤和過失在哪，一個錯誤的方向在哪裡，就是從小會受這種

功利主義的影響，這種心態影響都是很深的，這種污染都是很深的，注重於優秀、注重於強者，強者生存等等。雖然不會去想這些念頭，可是在做事的過程當中細細的去思惟這個方向，潛移默化的這種影響其實是很深的。就是因為這些影響，所以才會障蔽了智慧，障蔽了慈悲心和平等心。

所以就通過這件事情，也更加的佩服院長他這麼多年的修行，就是體會到這種戒定慧的功夫很深。對比來看，自己真的是根沒有扎上。以前聽師父講經說根沒有扎上，不懂，不是很懂，總是說表象上的《弟子規》哪一些我沒做到，或者是說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》，或者是我哪裡的態度不好。但是通過這一件事情，真的深刻的認識到我自己一起心一動念的時候，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善心，沒有佛菩薩的這種知見，就是他的一種慈悲心、他的一種智慧，就是沒有把它落入到我自己的生命當中、我自己心裡去處世、去待人，所以這個學習的根，聖教學習的根其實是沒有扎上的。

這件事情以後，學生也是後來反省到了之後，就覺得自己很莽撞、很魯直、很愚魯，所以也就再跟院長去懺悔，就是感謝院長的教誨。但是院長又在回覆說，沒有問題，大家一起來成長。有了這種碰撞，因為我一開始是挺討價還價，然後也是挺不願意就這一次做出來調整的。所以他就會說有碰撞才會出火花，意思就是說妳才會有啟發和覺悟。就是會體會到，還是一種寬容、一種包容的心態，讓學生自己也是覺得很受感動，讓自己學習去柔軟的一種存心去做事，更寬容的去對待一些可能看上去……本來跟你說清楚了，你只要照做就行了；本來很小的事情，你這麼做就行了，為什麼沒做好？如果是我自己，可能會去計較。但是通過這兩件事請，就發現院長他的心很寬容，他就沒有去計較對錯，沒有去計較我們的過失，對學生的感悟也是挺深的。

到第三件事情的時候可能也算是到了一種昇華，就是對自己過錯的一個反省上。也是在五月份的一次共學課上，學生就在現場的時候發言，分享勸諫的案例自己做不好，就是幫父親來戒煙。當時也是說通過了各種各樣的方式，不管是用柔軟的一種語氣、心態，用家庭的親情去懇求也好，還是通過在網上找這些資料圖片說明吸煙的危害，或者是乃至於到後來父親不改，我就用一種很生硬的方式來對待您，就是這種忤逆不孝，都統統沒有效果。然後自己到後來就是很難過、很傷心，也都壓在心頭，確實是心頭壓了很多年的一件事情。

當時分享的時候，院長的一個點評就是，妳還記得副院長成德法師當時他總是會提一句話是什麼？我當時就愣住了，去檢索腦海當中的一句話，我就很後悔平時沒有多聽法師講課，只能憑自己的想法去解釋。院長就一語點破執著點。真是愈執著的時候，其實愈是難以如願。當下聽了之後就會，就又一次的感受到，是我自己的這種執著，我自己的這種執著點，總是站在自己的想法上去做一些事情，然後還覺得很有道理，其實是不是父親他很需要的，契不契合他的點，根本都可能就不契合。

所以當時收穫很大，事後也會感謝院長。院長就又回了一句話，他就是說：「愈是執著就愈難如願，放下執著，一心內求，迴向功德，至誠感通時就會奏效。」其實這句話讀過去好像都明白，但是對於一心內求我就不明白了，然後自己就去自作主張的就想，一心內求，我現在工作時間也緊張，我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聽經，是不是內求就是保持清淨平等覺的心就行了？其實這樣去想，如果沒有再去追問的話，我自己的受益就不會大，因為總是我自己的想法，而且什麼是真正的清淨平等覺我也沒有體會得到。而且我一直都是在錯誤的思惟和這種慣性當中一直在做，其實比較難跳出去的

後來我就把這個回覆了院長，請教說我理解是這樣，是不是這樣一心內求？院長他回過來一段話，真的這段話特別讓我受益。這段話是這樣講的，就是說：「不把所有責任放在父親身上，就沒有埋怨、沒有要求、沒有煩惱，心才清淨。一切外境都是自己內心的顯現，責任全在自己身上，所以自己百分之百的完全承擔。無論是修行或工作，一心向善，常念思惟觀察善法，令諸善法念念增長，不容毫分不善間雜，以此清淨功德迴向父親，戒煙力量才大。」

當學生看到這句話以後觸動非常大，為什麼？就是說因為聽經時間久了，所以這些道理都明白，然後不是第一次聽這些道理了，觸動大在哪裡？因為我後來把這一段話那個當下就開始讀，整整讀了幾十遍，然後當下有一個決心說，太重要了，我要把這一段話自己默默的去做六年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心？因為確實我是把責任放在父親身上的，我是埋怨父親去吸煙，而且為什麼這麼小的一件事情，為了家庭、為了我們都不能夠去有足夠的力量把它戒掉？這是一種埋怨的心，是向外怨的。然後當下一反省，其實我自己不僅僅是在父親戒煙這一件事情上是這樣的心態，很多事情上都是這樣的心態。這就是一種錯誤的思惟傾向、一種錯誤的心態，就是很容易遇到事情就會把責任去要求在外面，就會去指責外面。

然後我一直以來感受到的，就是院長他經歷很多事情、處理這些工作，他很少，幾乎從來沒有看到過他把責任放在外面的身上，就是放在外面，去指責外面什麼，從來都是說我自己哪裡沒做好，我自己做錯了，很多次、很多時候都是他直接公開跟大家去道歉，我自己哪裡沒有做好。所以可能是一直看到院長的這種行持，然後在讀到這句話的時候，我特別的慚愧。因為這句話學習應該是在十幾年以前了，學習修·藍博士他的一個學習心得，當時的發心都很

大，就是我從此以後百分百的責任我自己來承擔，我不把這個心放在外面。當時只是一個願心，但是就沒有堅持下來。到後來一直以來這十年，其實都是覺得自己學得多、懂得多，自己看明白了，很多事情上沒做好的時候，就會去看是外面哪裡哪裡不對，其實全錯了。

就是這一個馬上讓學生反省到我自己的根沒扎上，就是知道是一回事，行有沒有去做得到？好像自己也感覺院長從來也很少去教導我們，包括學生去協助院長做事情，總是交代事情，很少去教導我，然後有的時候也會覺得為什麼院長他就不教導我？但是這種無形的身教，其實這種力量就特別大，體現在這裡的時候，那個當下回想到院長他是這樣做的，然後又是這樣來說。那麼我自己呢？我自己不但是這件事情上埋怨心很厲害，把責任指在外面，其他的事情上也都是如此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慚愧。

後面的一句話就是《十善業道經》裡面說的，就是一心向善。我就反省自己有沒有「一心向善」？是不是所有的事情上起來的、看到的都是善法？不是，我很多時候也都看那些過失、看那些不好的地方，然後自己受不了了就會去抱怨，所以就沒有做到「一心向善」。沒有做到「一心向善」，就是沒有扎上這個根。所以這又是一個很深的感觸，就是我自己沒有扎上根。

這件事情過了之後，印象就特別深刻，那天晚上半夜的時候突然醒來，下意識感覺到自己的心裡頭是一種很慚愧很慚愧的狀態，就是很慚愧，慚愧到有一些否定自己以前的修學，也有一些著急，就是我接下來我應該怎麼去做。半夜意識到這顆心，醒來以後，才會覺得又繼續去反省，就是我真的是沒有內化、沒有內求。佛法的修學，法師的一種表法，就是他在處理工作當中，就是很多事情上他都是內化、內求的。而我自己就是一種道理都在腦子裡，似乎也

會說、也懂得，可是就真的是沒有悟入到自己的內心，沒有用在自己的行動上，沒有用在自己的身上。對於處理跟父親戒煙的事情我都沒有智慧，也沒有把我所學的轉化成德行、轉化成智慧來解決這件事情，然後我能夠解決什麼事？所以就對自己一直以來修學的這種思惟、這種狀態就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思考和一個轉折點在這裡，就是會感覺到，我以後不能夠再去注重於用腦子去分析、記憶，而應該用心去感悟。

因為平時我們大家也會談怎麼樣在學術界去行菩薩道，然後我就回憶自己這一段時間，近十年，其實是有一個進步，那也是在學術界通過讀哲學系，老師們的訓練也好，自己的讀書或者是這種努力，和後續的關注也好，去在說話和寫作、看問題的時候，注重一種條理性、一種清晰性，所以在語言的過渡上、在把握上，還有思路邏輯上面就會比以前更清晰，自己也會注意起來，然後也會覺得這一點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但是沒想到，這個其實都是一種枝尾末節，其實是世智辯聰的。因為我用這些把我內心的感悟，一種真心、清淨心給障礙住了，所以就體會到這種方式是不行的。然後我自己在學習的時候也是貪多，就是還沒等到時機，還沒等到自己對一段話、一個教誨悟入內心的時候，沒等到自己去行的時候，我就已經等不及的去接受其他的知識了。所以我把聖人他在生活當中體悟到的、證到的一種教誨和智慧，我把它在我這裡轉變成了一種知識，我沒有像顏回夫子那樣得到一個善就拳拳服膺，然後去聞一知十、去力行，他也不能說，好像都不懂，可是去觀察他的行為他全部都做到。所以體會到自己沒有力行，沒有這樣的實踐，解行不相應，沒有真正的法喜和智慧。就是在學術界行菩薩道的話，在學術界去做學者的話，也是一樣的，就是自己會受到這種影響，那就是都注重於腦子的這種分析的能力，還有材料組織的等等這些表象的能力

，而忽略了真正的內化，就是內求的一顆心。恰恰這就是佛陀、師父、還有諸位法師三寶表的一個法，就是讓我們只有內化、內求了之後，自己才會真正的受益。

所以從那一次以後，心態就轉過來了，覺得我沒有那麼著急的去學習接下來再哪部哪部經典，也沒有對在知識性獲得的這種學習上很急切了，反而覺得每天關注的就是我懂得的道理，在應對每一件事情的時候，我是怎麼用心的，然後我有沒有把它做出來，我做的到底是對不對。就是由那種關注外在的一種知識、一種現象、一種教誨，慢慢的轉變成關注自己、關注自己的內心，我有沒有去做到。然後求自己能夠更好的去落實，在實踐過程當中去有更深的感悟，去跟聖賢人的教誨產生共鳴。

這樣的話，到五月底、六月份以後自己的心態就變得很踏實，在學習的時候，不著急了之後反而就會覺得什麼才是最重要的，我接下來應該是在用工作之餘的時間再去做哪些。於是就調整學習的，就是等於整個人好像都是從那種比較飄浮的狀態，比較踏實的有點落下來了，就是覺得文字學還是很重要的。

所以從上一次徐學長分享了段玉裁先生的事例之後，自己很受觸動，又重新拿出來《段注》去圈點。然後覺得四書也是非常關鍵的，所以就把四書重新拿出來，從開始讀誦，再繼續背誦，然後每天學一句，聽一點講記，這樣子來讓自己去學習和悟道。反而這樣之後就會變得很輕鬆，一天的時間也就去悟這一點。再加上早晚定課，淨土法門的定課，這樣心就比較安定下來了。現在也就比較歡喜在這種狀態當中，一邊做事，一邊檢點自己，一邊再慢慢的累積和學習。

學生今天發言講得太多了，但確實都是真實的心路歷程，也是心裡話，有哪些做得不對的地方，還有包括自己的執著點，也懇請

大家、懇請法師慈悲教導。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黃同學給我們的分享，感覺是從工作處世在給我們詮釋金剛般若的一個運用，而且她的反省也非常深刻。尤其我們佛門常常強調不二法門，而當我們的念頭有二的時候，它就有相對了，它就有對待了，它就會延伸出妄想分別執著，那就不是真心在處事待人接物。而且妄心自己生煩惱，而且可能也會讓別人生煩惱。所以我們很感謝黃同學她這麼深刻的反省，也讓我們非常受益。尤其她反省過程當中，對自己的心境的整個發展，她自己都觀照分析得很仔細。其實這些情況，每一個修行人都必然要經過這些境界的考驗。

所以師長老人家一直都強調，我們要歷事練心，真正練出真心、練出無我的心，練出能夠觀照到我們自己的分別執著，進而放下它的心，觀照到了，一放下，就能應無所住了。所以我們最近發《金剛般若研習報告》給大家，裡面就強調，整個《金剛經》的綱要在於遣除妄想執著，靜心念佛，這個是整個修學的樞紐、綱要在這裡。

所以剛剛整個黃同學她的反思，都是看到了自己的妄想執著，進而去放下它的過程。而且她這些反省，非常符合《了凡四訓》的精神，所謂從難克處克將去，就是清楚自己比較強的執著點在哪。也確實，每一個人的執著點不完全相同。所以從這些工作、生活的細項，確實讓我們體會到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」。而我們也要很能去感受，我們說法喜充滿，那個是屬於沒有分別執著的狀態。只要我們身心不安，鐵定我們的念頭已經產生執著點了，不然應該就如夏蓮居老居士教導的，「隨處安閑，自然合轍」，這個合轍就是跟性德相應；「顛倒想滅，肯心自許」，我們這些過去煩惱、現在煩惱、未來煩惱，這些顛倒想都是



因為分別執著產生的，能夠放下，那個本有的真誠慈悲就起來了，就轉換成一種真正要去自度度他的力量。

因為黃同學她反省非常細緻，而且也都從《論語》、從《金剛經》當中用法來調伏自己的情識，以理來折情，而且又是生活當中非常細膩的例子。她有講到，首先是主觀意識比較強，就不容易體恤他人的情況。主觀意識太強，就會我覺得、我覺得。其實成德這方面非常嚴重，一我覺得，我自己就沒有去確認一些情況，所以俗話說的愛你沒商量，強迫中獎，做好事不知不覺就強勢。就像剛剛仁者她結合到了《金剛經》：「心住於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闇，則無所見。」就是因為我們這個執著點產生，就很難去感受因緣，感受他人心中的狀態，很拼命做事，可是感覺好像效果不是很好。

院長他也很柔軟、善巧在提醒仁者。那我們也感覺到院長他非常厚道，而且他那個厚道可以讓人自己產生一種慚愧心。而我們有可能不能明白、不能體會這種意境，就會落入懂了很多道理，但容易去看過，進而去指責。指責之後對方反而可能更恐懼，或者更事情做不好，我們就更罵他。那麻煩了，入了一個惡性循環。反而包容、寬恕，讓對方生起一種感動、一種慚愧。尤其這個在末法時期非常非常關鍵，因為了凡先生就舉了舜在雷澤這個例子，然後提醒，「吾輩處末世」，我們處在末法時期。其實這個末世也是提醒，我們自己也是末世的根性，眾生也是在末法時期的根性。佛門講契機，沒有定法，但是要契機，現在怎麼做才能真正利益自己、利益他人。所以舜在雷澤這個公案，真的對我們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有非常好的一個指導原則。

後來仁者又提到共學課選稿，就是我們可能希望怎麼樣的時候，一有執著點，可能對方在跟我們強調的重點，我們就不容易去感受到。其實一個人方方面面的感受能力是本有的，但就是因為我們

一有執著點產生了，若心有住了，那我們真心的能力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障礙。比方說我們在選案例，要配合案例，尤其黃同學提到的，她反思到，她變成在追尋一個事相表象當中的美好。她也反思到，這個可能跟她長期以來在這種學習成長的環境，比較有受到功利主義的影響。

其實她這些分析非常可貴，因為我們要護念自己，假如看不清楚自己的狀態，想要護念自己也很難，因為我們必須知過，我們才能去改過。不知過，就像《了凡四訓》說的，「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於自是」。而且這個安於自是不是說沒有進步、沒有退步，不進則退。只要我們今天沒有改這個習氣，它一定會慢慢壯大起來。所以每一天能知過，我們不要自責，反而是好事情，反而是真正就像夏蓮老慈悲提醒我們的，「須先打破自欺一關，始有商量處」。不知道自己的過在哪，自欺那一關是不可能可以打得過的。而有時候我們要看自己不容易，因為太習慣這個念頭跟言行了。這個時候旁觀者清，但是問題是，就像《弟子規》提醒我們，我們必須「聞過欣」，我們必須讓我們的領導、我們的家人他在給我們提意見的時候，他不會有壓力、他不會有顧忌。所以人與人的互動它是一種感召，我們有了這種涵養，才能感召這樣的善友來護念。所以《弟子規》也講因果，「聞過欣」是因，「直諒士，漸相親」就是果。

而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會有一些原則，比方說一個人分享幾分鐘，回饋幾分鐘，這是一種原則去遵守。但是我們在遵守原則當中，也能夠去感受到，比方說這個人是五分鐘規定，但是因為他那個感受他要把它講清楚，可能這個人給他六分鐘，有點加減，這樣他反而發揮得好，有一些可能四分鐘就講清楚了。這個其實它可以是一個規定，但是它一定要有權變。

老法師在講到持戒的時候，他讚歎持戒，但老人家也強調，假

如該開緣而不開緣，這變成犯戒了。甚至於是我們持戒了，會因為持戒而去看別人過失，其實這個戒體已經破掉了。所以這個其實根本，大乘佛法說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。我們時時的考慮，就是說我們去強調規範跟制度，它的目的是什麼？我們假如不知道那個目的，又變成為了制度而制度，為了原則而原則。它的真正目的在哪？目的在護念好每一個人的道心。

首先我們要能夠去感覺到，我這個方式、方法做下去之後，到底對方是什麼感受，對他是好的影響。這個都要去確認，不然我們一執著，我一定要這麼做才行。其實縱使是對同一個人，可能在這一個月跟下一個月他也在變化，我們的方法不能是死的。可是當我們自己有執著點的時候，我們又覺得一定要這樣做。這個執著點一產生，可能有同事在給我們不同意見，可能有同學們在反饋給我們主事的人意見，可是我們都不接受，不是他們沒有勸。可是事後我們可能又說，我應該多聽取別人意見，其實我們也沒有反省到自己真正的問題，其實都有提醒了，是我們太固著於自己要怎麼做，這些意見才不能聽進去。所以事實上，我們不能打破自欺的時候，就連經一事長一智也不可能辦得到。因為我們沒有接受，以後人家也不是很能夠願意勸我們。所以真正能夠歷事練心，能夠從每一件事看到自己的不足，這個不打破自欺一關，不灼然見得滿身過失，這是不大可能的。所以祖師這些話，其實都是他過來人的話。所以黃同學她躺在床上，那個夜裡，在那就慚愧到好像很沒信心，其實那不見得是壞事，她這個境界就是夏蓮老說的，「灼然見得自己滿身過失，功夫始有著手處」。你看祖師說這個不自欺，跟這個見得自己滿身過失，這兩關不過，「任你談玄說妙」，就是可以講《金剛經》、可以講《六祖壇經》，「終是門外打之遶」，就連門都進不來。

所以成德在讀夏老的法語、在讀師父上人的這些教誨，李炳老，就是我們太有福報了！老和尚一直說，我們身為炎黃子孫福報太大了，哪一個民族的祖先積這麼厚的德？哪一個民族的祖先代代都有聖賢佛菩薩來表法、來示現？可是問題是我們身為炎黃子孫有這麼大的福報，但是福報從哪裡來？福在受諫。我們能真正把祖師這些話放在心上來對照我們，我們就得太大的利益了，他們的希望就是希望我們不要走他們的彎路。

所以像夏老的《自警錄》，成德就感覺好像我們修學的每一個關卡，他這個《自警錄》就是一個一個錦囊，我們肯把它打開來、肯納受，可能修學的一個關、一個坎就跨過去了。夏老說的，學道的人「須具大勇猛心，立決定志」，要「不計成敗」。我們為什麼會反省到最後變成自責，陷到無法自拔？因為就落那個印象，我都幾次了，我都怎麼樣了。夏老說不要去計算這些了，「不顧生死」，死都不怕，就怕念頭隨順分別執著了。所以我們能依照祖師這樣做，那關關難過關關也可以過。

所以仁者算是寧肯碎骨粉身，她現在都是要對治自己比較嚴重的習氣。而且她也說到，自己修學了這些經教，但是假如沒有把這些經教落實在生活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，那這個根就沒有扎上。這個反思非常可貴，佛法重實質不重形式，不是說我們學了三十年、四十年了，那個都是一種表象，真正根扎下去沒有？就像老人家非常慈悲，有同修又問扎根的問題，在「法音宣流」第十一集，老人家說：「我到現在還在扎根。」老人家這個話是用心良苦，畢竟我們在這個時節因緣成長，我們也不是從小扎根的，都是成年修學。而且成年修學，祖先說三歲看八十，七歲定終身，我們是已經習染之後要再調伏，這個沒有真正刻骨銘心下功夫也不容易。

院長能夠在這些跟黃同學互動當中，能這麼契機的去指點下屬

，最關鍵的，院長的定力很強。黃念祖老居士說，定須習，慧須聞，定慧要等持。而院長他在整個修學，出家修學都三十多年了，尤其是習定這一方面，大家假如冷靜去觀察，任何慌亂的情況，我們院長都是定定的。而且院長也給我們表了一個在領導崗位當中非常可貴的法，就是聖王傳下來的一句心法：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；朕躬有罪，無以萬方」，都不把責任推給任何人，甚至下屬犯的錯，院長他都會把這個責任往自己的身上去攬。

而且在黃同學勸父親戒煙這個點上，院長的指導掌握住了超度還有化解業障的根本方法，就是真正以自己修學的清淨功德。就像地藏王菩薩為什麼可以超度她的母親？就是她那個至孝，勇猛精進，她就念佛念到一心不亂，入了菩薩境界，這個是因為她母親的緣，她母親當然就生天了。超度母親是這樣，因為我們每個人、每個家人，甚至於每個家庭都有共業，但如何轉這個共業，真的是院長這個指導，一心向善，晝夜常念思惟觀察善法，這樣的純淨純善的用功，這個功德力非常大。所以我們會後，成德也啟請黃同學，可不可以把院長這段開示也給發到我們的群組，我們一起來學習。

還有仁者能從一個點去反思到一切處，這個也是符合華嚴的精神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她從我對待父親是這個態度，那很可能我對待其他人是不是也是這樣？這個是從見人過轉回來不見世間過，變成「常自見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」。

而且她也從觀察院長他是用身教，觀照到自己為什麼會有一種失落？院長怎麼不講我？其實煩惱都是從求來的，諸苦皆從貪欲起，不知貪欲起於何。所以其實我們把這些急、貪、希望都放下了，很可能我們的善知識他要提醒我們什麼，我們就領會到了。

剛剛黃同學也說到了，佛法是要內求，佛法是內學。所以其實我們修學幾年過來，再回過頭來看，老人家最常講的這些教導，我

們體會可能不夠深刻。所以隨時護持我們的就是我們修學的知見，所以建立正知正見很關鍵。假如我們真正懂得佛法是內學，那我們就不會向外馳求。

還有她也體會到，應該是用去感悟的，而不是去分析、記憶。當然事實上，「尊德性」跟「道問學」還是一不是二。就像成德常舉我們賀同學這時候在學雅思，請問雅思是德行還是學問？她的上師給她指導得非常好，她上師說：「妳要用菩提心去學雅思。」那菩提心是德行，那雅思……所以我現在也覺得世間很多說法都在分二、分三，這個是理性的部分，這個是感性的部分；你這個大腦左邊是怎樣，右邊是怎樣。我覺得我們祖師佛經就沒這樣去開解，我們也別去聽這些東西，愈聽可能就順著這個還有分別執著的人的分別執著在增長，我們自己沒觀照到。所以為什麼要守三個條件？太重要太重要了，現在這個微信隨便看一下，時間就被拉過去，有可能知見也被拉過去了。所以《六祖壇經》說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」，我們在學任何一個學科，可不能離了本心。所以「全修在性，全性起修」，學的每一段都有自受用、都有他受用。

最後她也反思到，她自己學習可能有貪多，所以《論語》裡面好多句子，對我們學跟教都是最關鍵的，「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聞」。師父提醒我們，學佛是放下貪瞋痴慢，不是把貪瞋痴慢換對象。那我們學佛經變成也貪多，那不是又變成換對象了嗎？

而我們也要冷靜來觀察善知識們的學習。就像龍樹菩薩他修學，他不是學很多，他是先得根本智。所以善財童子也是一個表法，他在文殊菩薩那裡得根本智，接著廣學多聞成就後得智。而這個根本智最重要的就是般若無知，他是放下才能得根本智。根本智之後，就像龍樹菩薩，他一接觸《大藏經》，他好像幾個月就把整個《大藏經》都學完了。所以當我們時時能夠保持在心是真誠、清淨、

平等、正覺、慈悲，這個時候我們再去學習很多東西，它都是綱舉目張，都是一以貫之，都是觸類旁通。可是我們還不到這個心境的時候，就怕聽什麼就著什麼，聽什麼，接觸太多，又產生一個分別執著點，但這個時候行就非常重要。所以「佛法貴行，不貴不行。但能勤行，縱復寡聞」，縱然接觸的不算多，「亦先入道」，這是《大智度論》裡面提的。

其實假如我們真的把老人家說的放下十六個字，真正用功，真正在處事待人接物當中去放下，煩惱輕智慧就長。只要真正去放下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，就會感覺去讀經的時候、去聽經的時候，會有一種觸類旁通的感覺，但是有那個感悟，又不要去執著那個感悟，就心都是保持清淨。李炳南老師說：「白衣學佛，不離世法，必須敦倫盡分」，所以不能離開五倫的本分去修行；「處世不忘菩提」，菩提心不可須臾離也，「處世不忘菩提，要在行解相應」，最重要。李老為什麼要把行放前面？行解相應，所以這個行才能真正讓我們心地愈來愈清淨，才好去接觸人事物。

因為成德感覺到，我們在做事的過程，假如心地不夠清淨、不夠無私，這個名利心還一直在攪，往往經歷過的事情，所做下來的結論都是偏的，可是我們對於自己的結論又覺得體會得很深刻，那就變成每個體悟又變成一個新的障礙。所以修行不容易！老法師常說：「愈學愈分別，愈學愈執著。」

比方那一天我聽一些老同仁在討論，他就總結了：我們以前就是因為太忙了，所以現在不能這麼忙，我們最重要要念佛。就是很多時候的結論，往往從過又一下子調到不及。明明現在做的這個事情就是師長老人家覺得最急迫的，我們一下又反省，那做這個事積極投入的心一下子又受到影響了，這個講話的人也沒智慧。人現在有時候講話就是我想講什麼，沒有去體會到人家的心，沒有去體會

到人家當下的緣，他的家庭情況怎麼樣？他父母對他現在的狀態是怎麼看？他所處的緣，你都客觀了解了，我們才能給他比較契機的建議。不然我們其實在還沒有深刻了解、客觀了解人家情況，就急於以自己的體會去給他建議，其實我們很可能皆落入好為人師的狀態了。所以總結太忙了，應該是就事論事，為什麼會忙成這樣？是不是我們做事的方法不妥當？是不是我們有攀緣的現象？我們就可以調整，「事非宜，勿輕諾，苟輕諾，進退錯」，應該是就事上我們有不妥的地方去修正，而不是去否定做這件事情。

所以矯枉過正是很容易產生，而就事論事、心平氣和是不容易達到的。所以《中庸》那個感嘆：「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」；「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」。而能夠不斷調整入這個中道，學習金剛般若就很重要，得要應無所住，才能生起真心。所以我們講到這個《金剛經》，我們感謝黃同學的分享，也感謝我們院長給予黃同學的指導。我們接下來請鄧同學分享一下《金剛經》學習體會，謝謝。

鄧同學：尊敬的兩位法師、諸位老師和學長們好！學生今天分享的是關於《金剛經》的學習匯報。學生最近在學習《金剛經》的時候，對如何聽經有一點點體悟，分享給大家。

老法師在講經中告訴我們，聽經重要，聽經讓我們明理、了解事實真相，這樣才能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隨順佛陀的教誨。但是學生覺得老法師所說的聽經，應該是指聽懂經。如果不會聽經，聽經聽到非常執著，反而產生障礙和煩惱，又如何能隨順佛陀教誨得到真正的利益？所以會聽經就非常重要。

老法師在講經的時候告訴我們，聽經的一個原則是「不著文字相」。以前自己聽到這句的時候，真的就只限於知道而已，知道聽經不能著文字相，可是我們如何做才是不著文字相？我們聽經的時候明明就是會看到字幕的內容，聽到那些話語，看著、聽著這些文



字內容，如何才是不執著文字相？這句「不著文字相」在聽經的時候如何運用，自己之前是一點都體悟不到，自然也就不會用。

直到最近學習《金剛經》，自己才突然體悟到，所謂「不著文字相」的聽經，就是要時時去體悟、去思考老法師講經內容那些文字背後的深義，所謂弦外之音，而非文字的表象。

譬如老法師在講經的時候，給我們推薦了很多日常生活的修行方法，譬如鼓勵我們先把《無量壽經》讀三千遍；讓我們每天聽經十小時，念佛十小時；鼓勵我們把《感應篇》、《陰騭文》、《了凡四訓》當作早晚課每天讀一遍；讓我們早課讀《無量壽經》第六品，晚課讀第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；讓我們早晚拜《淨修捷要》；讓我們每天堅持十念法；還有一段時間鼓勵我們要看海賢老和尚的光碟，一天看三遍，一年看一千遍，等等等等。

學生雖然聽經不多，但是印象中老法師就有告訴過我們這麼多的日常修行方法。如果我們不去思考這些方法背後的深義，反而執著在文字相上的話，我們可能就會產生以下幾種執著的情況：第一，老法師說一種方法我們就在自己的定課內容上添加一種，造成每日完成不了而氣餒；第二，聽了老法師又講了新的方法後，就捨棄之前舊的方法，而換新的方法；第三，如果工作很忙，但是老法師說修行要每日聽經十小時，所以就放下工作，去每日讀經、聽經十小時，可能就會造成服務單位甚至家人生煩惱；第四，可能還會起懷疑，覺得老法師之前不是讓大家每日讀經十小時嗎？怎麼現在又讓拜《淨修捷要》，到底要按哪一種方法去做？

如果我們懂得《金剛經》的精神，不去執著老法師講的這些修行方法的文字相，去思考那個弦外之音，讀經三千遍、聽經十小時，是幫助我們收心、修定，心放在讀經、聽經上，打掉妄想；十念法、拜《淨修捷要》，雖然是簡單的功課，不花費時間，但是也要

在這十念或三十二拜中去練習放下雜念，收攝身心，去修定；早晚課讓我們讀《感應篇》、《陰騭文》、《了凡四訓》，或者《無量壽經》第六品、第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，看海賢老和尚的光碟，是為了讓我們對照自己的身口意去反省改過。

不執著文字相，就會明白老法師給我們這麼多的修行方法，不過是善巧方便，應機說法，所有的修行方法都是好的，是讓我們對治習氣，降伏煩惱，恢復我們的清淨心。如果我們可以不執著在文字相上，在各自的境緣中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法，一直堅持做下去，不執著一定要如何如何，那這就是用《金剛經》的精神在聽經、在修行，定會如老法師所說，可以得到真實的利益。

還有就是，老法師在講經一直提醒大家，現在社會亂了，苦口婆心勸大家老實念佛，早日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；但是看到老人家的行持，耄耋之年，仍然在積極的救世，挽救命若懸絲的中華傳統文化，為世界和平而奔走於世界各地。如果我們執著那個文字相，執著老法師的行持，可能就會產生疑惑，不是勸我們要求生極樂世界嗎？為何又在忙於這些世間事？而如果我們懂得《金剛經》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的道理，就會發現老人家將《金剛經》的精神真正表演了出來。老法師內心對於這個世界無欲無求，沒有任何留戀，心完全安住在佛號中，安住在極樂世界，這就是「應無所住」；但是又在積極的救度苦難眾生，這就是「而生其心」，這不正是《金剛經》上「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」的真實寫照嗎？！我們有沒有真正看懂老人家？老法師常常問我們，「你會麼？」我們是不是要問問自己，我們真的會嗎？

還有老法師說，現在的人，四十歲之後才能出去講經，但是老人家又一直都是鼓勵年輕人，積極的培養年輕弘法人才。我們如果著在文字相上，就會覺得老法師講的內容前後矛盾。要想化解這樣

的疑惑，就需要去思考老人家講這些話背後的深義是什麼。前幾天，學生剛好聽到成德法師有關這個問題的開示，就根據自己的體悟總結出來供養大家。

古人四十歲之後才能出去講經，是雪公太老師告訴老法師的，因為擔心講經者定力不夠，被外面境界影響，抵擋不住五欲六塵、財色名利的誘惑而被牽著走，這是老師對學生的愛護。

老法師在講經中又常常勸年輕人要發心，是因為在今天儒釋道都缺乏人才，而文化又處於存亡的邊緣，所以急需有人來續傳統文化的慧命，不能讓傳統文化斷掉，不能讓大乘佛法斷掉。學生特地去查了老法師講經的內容，老人家用了「殷切期望」四個字，「殷切期望年輕人要發心、要努力來接棒」。

我們讀懂了老法師這些文字背後的深義和存心，就不會執著的偏向一邊，譬如執著的堅持四十歲之前一定不能出來弘法，或是執著的一發心就趕快出來弘法，因為要救中華文化。而是要去找一個比較圓滿的做法，如果沒有緣跟大眾分享，我們自己就潛心修學，提升自己；如果有緣和大眾分享，也不能退怯，但是要時時提醒自己，護念好自己的心境，不要被名聞利養所轉。

通過《金剛經》的學習，學生覺得聽經重要，聽懂經更重要，那就一定要去體悟言語之外的真實義。而要想聽懂老人家的弦外之音，學生覺得一定要學習老人家的存心，懂得那分存心，自然就能讀懂文字背後的深義，而非只在表象上打轉，無法得到真實的利益。正如老法師在講經中告訴我們，要心同佛心、願同佛願、行同佛行，學生想這可能也是我們能得到佛法真實利益的一個捷徑吧。

學生今天的分享就這麼多，懇請法師、諸位老師、學長慈悲批評指正，謝謝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鄧同學的分享。我們剛剛提到了，修學正知正

見的建立非常重要，因為整個正知正見隨時護念我們的起心動念、一言一行是不是在道中。而馬鳴菩薩《大乘起信論》，等於學大乘佛法要怎麼起信、怎麼學，這部經教就顯得重要。可能我們又考慮，那我沒學過。其實老人家他已經經教貫通的人，他在講每部經的時候，其他經論的重點都會融在這部經，主伴圓融，一即一切。主要是講這部，比方《無量壽經》，但有沒有把《華嚴》、《楞嚴》的重點融進來？決定有，我們可以冷靜去觀察。甚至於講《太上感應篇》，道家的經典，我們這時候學習就覺得老人家根本就是在講《華嚴》。所以圓人說法無法不圓，但是我們得珍惜，用心去領會。所以《大乘起信論》講，聽經、修學要離言說相、離名字相、離心緣相，這就是一個修學的態度。以至於四依法佛陀也交代「依義不依語」，這句話背後的義理在哪？不能著在它表象的言語，甚至所說的這些具體的事相上。

所以今天鄧同學這個分享，她是從學習老人家講《金剛經》，針對不著文字相，她的一個心得分享。其實我們就看一個不著文字相，要真正不著都要下不少功夫。她也從老人家的教誨當中有不少反思，甚至於是從自己，然後再延伸到對他人在修學當中產生的一些情況、困擾，她都沉靜下來去反省、去觀察。真的她在分享的時候，成德也看到自己也是這些情況都有。她就思考到了不去執著老法師講的這些修學的方法的文字相，應該是去思考那個弦外之意。然後也提到應該是不著文字相，依各自的境緣中，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法，一直堅持做下去，不執著一定要如何如何，關鍵在不執著，這就是用《金剛經》的精神在聽經、在修行。

其實說到這裡，就讓我們想到，師父領進門，修行靠個人，因為我們得不得利得自己去感受。就像師長老人家開解四依法，其中講到依了義不依不了義，有一點開得特別精彩，老人家說了：「你

用了這個方法真實得利」，當然這個真實得利是說，你不能眼前幾天得利長遠不得利，那這也不是真的得利。「不論現行而論流弊，不論一時而論久遠，不論一身而論天下」，這些都考慮了，然後是真實得受用，那這個就是對我們來講是了義。就不會執著一定是要當生成就的禪宗、密宗，結果自己去學了，又不得利，反而是退步了，那硬要堅持這個是了義的，那就又著了。

再來，仁者觀察自己的和尚，和尚是我們親近的善知識，觀察老和尚表演《金剛經》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鄧同學這個觀察非常重要。因為老人家是把三千年前佛陀的教誨，甚至是佛陀的行誼，完全掌握那個精神，然後用在這個時代，可是我們得看得懂，有時候看不懂還會誤會自己的老師。這個一誤會，疑心一起來，那要去領納老人家的教誨，就會形成一些障礙了。

師長老人家常常說，他三個老師都有人批評，老人家要不聽，都看那個情況，能離開他就離開了。而且老人家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：「我的老師，我自己了解，我清楚」，他不會受影響。其實老人家這個話裡面，他已經是自己老師的知己了，不會因為人家說什麼輕易的動。所以我們看老人家講「十年因緣」，就可以感覺到那種師徒如父子的情義。

我們要了解，善知識是大因緣，這個是《法華經》裡面講的，善知識令我們能夠真正見佛、見自己的本性，但是最核心的助緣就是善知識。所以我們得珍惜老和尚這個善知識的緣分，不能受任何情況的影響，而對他老人家的信心有動搖。那個疑心一起，真的就好像掉到一個洞，不知道底在哪，拉不出來了。

所以鄧同學最後這個分享，最後一段，成德聽了是非常感動。她提到：聽經重要，聽懂經更重要，那就一定要去體悟言語之外的真實義。而要想聽懂老人家的弦外之音，要學習老人家的存心，懂

得那分存心，心心就相應了。所以老人家都說，學佛首先擴寬心量。因為佛是從性德流露出一來的教誨，我們的心要不斷擴展，就像我們的自性是心包太虛、量周沙界，心量愈擴展，跟佛經、跟善知識教的東西它就起交感了，不然就不感應，甚至於是還會聽錯、還會聽偏。所以鄧同學引了老和尚在講經告訴我們的，要心同阿彌陀佛、願同阿彌陀佛、行同阿彌陀佛，這一點就非常重要了。

而也提到了講經弘法這個點，她去查的還滿清楚的，雪公太老師給老人家的教導，四十歲之後才能出去講經。老人家又以「殷切期盼」來勉勵年輕人，這並沒有矛盾，就像老人家一提到英國漢學院，他老人家說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傳人，培養儒釋道的接班人。而我們在當前，甚至於往後修學的道路當中，必然會遇到很多兩難的境界。可是當下我們要想，有佛法就有辦法，我們要有這個信心。我們同時可以好好扎根，同時可以利益眾生，這個是不違背的。重要的是我們很真實，我們縱使麻雀雖小，我們也是五臟俱全。就像師父上人當時在廬江指導，我們十年不出湯池。其實只要我們安在一個地方，又是依眾靠眾，不是說去接觸很多大眾，然後又很多讚歎，之後我們自己受了這些讚歎，自己不知不覺心態變了不知道。所以我們善友為依，依眾靠眾，非常重要。哪怕真的要出去了，我們也是team，一個團隊出去，旁觀者清，互相提醒，然後先不要接眾。你說不接眾他有問題怎麼辦？很簡單，他的問題我們都匯到一個窗口，還是一個email就OK了，我們再用集體的智慧再來回答他的問題。所以其實兩難是我們自己想出來的，真正有佛法就有辦法，因為佛法是事事無礙圓滿的智慧。

很感謝鄧同學的分享，我們最後請院長來給我們指導。

院長：感謝成德法師，也感謝黃同學、鄧同學兩位仁者的分享。我們聽了也很受感動，就是說我們不管是在工作當中，或者在學

習、聽經當中，很重要的都是要能夠善學。能夠善學的話，就能夠有很好的一個體悟，很重要是看到自己可能是偏在什麼地方、執著在什麼地方。所以成德法師的提醒，這是一個竅訣，就是看到自己是不是產生了執著點。這個也是《金剛經》的要義，可以說是最重要的竅訣。沒有做到無住生心，所以才會產生執著點。怎麼做到無住生心？其實兩位仁者給我們的分享都有提到。當然這件事情不是很容易，就是要自己真正去反省，真正去看到自己執著點在哪裡，能夠把它放下，這樣我們再來看這個事情也好，再來聽經、再來讀經也好，那個感受就完全不一樣，因為我們是把障礙放下了，所以我們的智慧就能夠打開。

我們也非常的感謝成德法師，我們可以體會到法師他的點評真的是面面俱到，而且可以說是畫龍點睛，都是把最關鍵的地方點出來，而且有必要能夠詳細來闡釋的地方，就像所謂掰開揉碎來講。所以感覺上就是很透徹，而且有時候也是感覺到巨細靡遺，有些細節的地方他都能夠幫我們點出來。這個是很難得的一個地方，所以我們要好好的來珍惜。

我們都有一些師長給我們很好的一個榜樣，就像周故院長，勝妙記得有一次在開會當中，跟校長校方開會當中，校長就指出一個疑問，為什麼我們最近就是說有些會議都自己在開，應該通知的人員為什麼沒有通知到？其實這件事情，周故院長他也不知道這個事情，都是底下的人在操作，但是周故院長他當下就道歉：「是我的過失，我會好好的改進。」所以當下聽了是非常的感動，因為周故院長他不會說把過失推給其他人。因為對校長而言，我們漢學院是一個整體，校長指出漢學院有哪邊做得不對，做領導的人他第一個，他自己要承擔這個責任，因為漢學院所有所做的都是領導人他自己做為代表。所以他沒有說，是我的什麼什麼人做得不對，我來追

究一下。他是當下直下把這個責任承擔下來，而且馬上跟校長道歉，這個是我們沒有做好。

所以這樣的一個擔當，勝妙當下聽了是非常的感動。因為這個場合，不記得師父上人是不是在場，很有可能在場，因為那時候勝妙是做為侍者，也做為祕書，所以是陪伴師父上人去出席的，不然勝妙也沒有這個資格，也沒有資格去出席。這麼重大的一個會議，周故院長的表現就是讓我們非常的感動。所以我們也是學習到這樣一種擔當的精神，我們也是認真的在我們的，現在輪到我們來做，我們是認真的去學習。當然我們做的還遠遠不夠，但是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誠意。就是說我們漢學院是一個整體，我們每個人都做為這個整體的一個代表，我們都有這一分心，而且是實事求是，我們不是講一些我們所沒有做到的，我們把它講得太好，這個不是實際的，我們一定是要實事求是，我們才能夠真正的來進步。

成德法師講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善知識是大因緣。我們也是炎黃子孫，有這樣的祖宗，我們要非常的慶幸，要非常的珍惜。更需要珍惜的，就是我們能夠遇到師父上人，因為老祖宗不在眼前，但是因為有師父上人，我們才懂得佛法，懂得佛法的寶貴，才懂得珍惜老祖宗，才知道這一切的可貴，所以師父上人是最大的因緣。

昨天成德法師跟勝妙跟師父上人請安，也看到師父上人現在給我們示現的這種衰老的相，我們心裡真的是非常難過。前一陣子師父上人也示現要往生，為什麼他要留下來？因為確實是有人他發大心，我們知道有人就是像地藏菩薩這樣能夠發大心來請佛住世。但是為什麼老人家現在又示現這麼衰老的相？那就是因為我們做弟子的人其實還是做得不夠，我們很多人雖然發了大心，但是還是落實得不夠。發了心卻行得不夠，那這樣子我們怎麼能夠有足夠的力量



、有足夠的這種德行來感召善知識長久住世？

所以希望說我們要發心，我們人來這個世間，也就是幾十年的壽命，上百年都很了不起，這是很短的一個時間，真的，但是人一生你產生什麼價值？有什麼人生的意義？很重要的，在於我們是不是能夠拓寬心量，把我們有限的生命化成無限的價值。所以這些師父上人給我們的教導非常的寶貴。現在老人家示現這種相給我們，就是我們要生起警惕心。就是現在輪到我們來發心了以後，我們老是講要與師同心、同願、同德、同行。跟師父同心、同願、同德、同行，也就是跟阿彌陀佛同心、同願、同德、同行。這個事情並不是超出我們能力範圍之外，並不是讓我們做的多麼好、多麼大，只在於我們發起真心，我們真的放下自己，真的是一心為眾、為公，努力的來反省自己，知過改過。其實就是一句話，就是依教奉行，我們善於體會師父上人的用心，然後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，我們來發大心，然後真正認真的知過改過，我們自己不斷在提升，朝著我們大願的方向在進行，這樣子就有很強大的功德力。因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，我們的佛性跟佛也是平等的。但是我們如果不去喚醒我們的佛性，我們不發心，我們能做的也就是非常的侷限，就是受到我們的妄想分別執著限制。但是我們一旦發心了，那就很不一樣，這一切都會改觀。所以一切都在遇緣不同，我們今天真的是遇到非常非常非常殊勝的因緣，不只是淨土法門，更重要的就是有師父上人，指路人是最重要的。

所以今天師父上人示現這種老病的相、示現衰相，其實就是我們要生起很大的警惕心，我們怎麼樣藉由我們的發心，藉由我們的依教奉行，來感動善知識願意繼續留下來指導我們、護持我們？這個責任不在別人，都在於我們親近過師父、接受過師父這種法教利益的人，要來發這個大心，這個是我們責無旁貸的。

如果我們真正能夠請佛住世，感得師父上人久住，這個利益不是我們，也不是只有淨宗的同修，這是全世界的利益，甚至可能是法界的利益，因為一切都受師父上人影響。一個地球會影響整個太陽系、整個銀河系，甚至更大的整個世界星球。所以說這可不是小因緣，這個是非常非常大的因緣。

所以在這邊也是期望我們大家，今天有緣在這邊一起來學習，我們互相勉勵，不是要我們做出什麼我們非常艱難的一個事情，但是我們真的要發這個大心，而且我們依教來做，就是朝向這個願真正在奉行。可能難的地方在於改正自己，在於發現自己錯在哪裡然後加以改正。這個雖然很不容易，但是絕對沒有超出我們能力範圍之外，所以這個也是……

很抱歉，今天勝妙也是比較失態，也是沒有想到要講這些話，但是因為想到昨天跟師父通話、請安，看到師父的這種相，所以在這邊也是跟大家一起共勉，謝謝大家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院長給我們的勉勵，我們也感覺到院長至誠的孝心，還有與佛同樣的心量，把師父的教誨、把正法眾生放在心上，我們也跟隨院長，以師志為己志。我們相信佛氏門中不捨一人，有求必應，我們共同發心，一定可以請師父上人長久來住世，我們一起跟著他老人家來同台演出。

最後感謝院長的指導，還有我們黃同學、鄧同學分享。另外也要向幾位仁者致歉，因為他們也都有願意來分享，也很感謝大家這麼積極參與，因為時間關係，就可能要下一次再請其他幾位仁者來分享。感謝院長跟諸位老師、同仁的參與，我們今天就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

院長：謝謝成德法師，謝謝大家。

